

江西高校出版社

(香港)马楚坚 著

明清人物史事论析

马楚坚



明清人物史事论析

(香港)马楚坚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书 名： 明清人物史事论析
作 者： (香港) 马楚坚 著
出 版： 江西高校出版社(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发 行：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印刷十一厂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9.75
字 数： 490 千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199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ISBN7—81033—594—4

K·26

邮政编码: 330046 · 电话: (0791) 8513257、8512093、8519894

(江西高校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天地旋转，日月更替，古今道器无穷绝，乃文以载道，人以器成，文献维系于其中，虽世变无穷尽，人事瞬息万殊，所持以识成败治乱，等古人是非得失，维人我以传形道器于永永不替者，舍史而何！故元儒欧阳玄有“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之语，指出中国历代重视历史之精神所在。吾国所以重视历史，以历代兴衰、政治得失、制度治革、风俗文野、物质盈虚、伦理彝常、人文教化、民族精神等一一载诸史册，足以见开物成务之效，故凡钻研有得，驱使笔墨挥洒成篇，无论巨细皆有其存在之价值，是亦吾国史家传承不息，催生经国不朽著作林立之所自也。中华民族所以久远者，在于能以史为镜，接受历史教训于经世致用之情事，用能振发人心于世远否塞之时，而文化生命之绵延，亦胥以赖。史家之出不绝如缕，若责无旁贷究而为心于文献述造者亦为是也。见贤思齐，志者情钟，惟吾国文献浩如烟海，卷册之多若汗牛充栋，虽竭毕生光阴未能详读，然则从何读起，从何为研究起点？窃以为此非获师教不可得其径也。

韩文公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是知为学习史，必先从师，请师解惑去困，授业传道，奠基以得深入研习大道之门也，兼以弘毅志向，克阻难，排挫折，不屈不挠，奋发于学，尽其在我，践师所授之径而行之，时而请业，则吸收所得终身必受用无穷。盖积于中者厚，则发于外者无所不可也。光阴有限，以有限光阴求无穷学问，有幸得贤师导之则其成当速，若不得其师，从然孜孜竚竚，终身不倦，恐不能造其极，况自我探索者乎。坚生也鲁愚，幸屡得良师，

皆不以庸资劣质见弃，辄赐以鼓励、启发，引导解惑而去困，致使主辛蒙肇而默运于中，稟之以为用，守之而不贰，乃能稍窥其由博而约之断代奥径；历年因贤师勸勉有加，遂能奋志以勤补拙，中间累积成专题论文若干，多属参加研讨会或发表于刊物而撰者。近出版社议选十五篇结为一集，颜曰“明清人物史事论析”，非敢敝帚自珍，实欲一示尊师返馈之微意，以冀师友之不断切磋教益而补其不能一一抉发推，执因证果之缺焉；并欲藉此纪念逝世师长，以表悼念之忱！

本集所收，大抵分为三类，皆过去数年来所撰，撰写间及发表后有赖师友赐正良多，不能一一胪列，隆情厚谊，特此申谢！所有重刊论文皆注明出处，亦或稍作补苴。然笔者限于稟赋，囿于学识，拙于文藻，谬讹谄陋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博硕君子、前辈先进，俾匡教之为幸甚！并于此敬向惠赐墨宝题签、序文之饶公宗颐教授、贻序以勉之赵公令扬教授、王师尔敏教授、赠跋以贺之曹君国庆教授，致以无量之谢忱！

马楚坚识于香港斗室
时一九九五年暑假前夕

目 录

题签	饶宗颐教授
序一	饶宗颐教授(1)
序二	王尔敏教授(3)
序三	赵令扬教授(5)
自序	马楚坚(7)
明太祖对道教之态度及其对三教合一的追求	(9)
阳明先生重建社区治安理想与实施	(126)
汤显祖文化心态的探讨	(157)
发乎男女至情,归于经世大义	
——从寅公《柳如是别传》看陈子龙与河东君之交	
.....	(177)
族谱所见各地氏族迁移四川、隆昌地区之史迹(与张仲莼) ..	
.....	(200)
从《汉天师世家》看明代道教政策及正一道之发展	(213)
试析吴六奇之保土捍民及其对明郑集团的打击	(233)
论洪武十五年前楚民实蜀的历史原因及其迁徙史迹 ..	(293)
《介桥严氏族谱》资料与正史《严嵩传》所载之歧异	(353)
略论明人之修志主张	(405)
知人论世 由小见大——从《严嵩年谱》说开去	(431)

南澳之交通地位及其于明代海防线上转变为走私寇攘跳板之发展·····	(445)
西洋大炮随传教士之引进及其对明清态势的改变·····	(488)
清代驿传述略·····	(567)
康雍朝营建川藏台站道与转变中边政态势的关系·····	(603)
跋·····	曹国庆研究员(626)

序 一

有明居于异族蒙元满清之中间，为汉人自己所建立最后之一帝国，后此帝制遂告瓦解，于历史上有其独特重要性，兴亡之故，极耐人之寻味焉。

太祖既有天下，惩元政之苛秕，著意整顿吏治，观《大诰》诸措施，绵密周至，与秦法何异？又以出身关系，知宗教大有助授治平，绝不掉以轻心。其解老也，视五千言为寡人之注脚，开千古注书之新局。楚坚书中论明祖对三教合一之追求，与张天师一脉世家何以独盛之故，原始要终，言之有物，语多可取。

明室因海寇为祸，虽重海禁，然东西来往，实未断绝。先期则有郑和之下西洋，末造则有传教士之东来，观《格致草》《地纬》（熊明遇著，合称《函宇通》，前者言天，后者言地。）之传译天学、舆图，即其一例，而《几何原本》与奇器之译刊布，足见西方科学之传入，不绝如缕，此类中外交流之佚事，近世学人类能道之。崇祯元年（公元1626年）第一部《奇器图说》，经武位中刻于扬州，关西王征为之序，其时辽东告警，朝野皆注视克敌制胜之神威大炮，由澳门购入，不久遇有登州之变，孙元化论斩。楚坚论西洋大炮由传教士之引进，为明（后金）清两代兴亡之关键，询为笃论。其明廷非不谙科学武器之重要与战术之革新，奈僨于人事，既得利器而人谋不臧，反以资敌。明之亡非亡于器之后人，而亡于人之败事，为可慨也。

明以科举取士，历朝仍以词华相尚，治史者绝少，无由究治乱之原，视宋室局于一隅而史家辈出，故士人识见不逮前代远甚。赖理学之教译，被及闾巷，以明史列传二百二十卷观之，风节著者十

之五，视东京尤有过之。然仅以德殉身，无救于乱亡，此诚碌碌消极性之德，而非积极性之日新盛德，至为可惜，读史者要不可不知。

楚坚治史，能从大体著墨，虽极意绸缪于史料之撷拾，排比敷陈，深得其条贯，往往抉发隐微，出为独到之论，有足多者。记沈乙庵《论读明史》，谓一史有一史之体例，钦定《明史》即以王俨山之《史稿》为本，《史稿凡例》即《明史凡例》之本。《明史》由张廷玉主其事，其人谨愿，其书亦谨饬为众史之冠。记曩岁曾登天一阁，司馆事者以万氏《明史稿》稿本相示，匆匆无暇细读，甚愿好学深思之士，能合万、王《史稿》，窥其体例同异，以验乙庵之说，楚坚继此有作，倘亦一措意于此乎？乙亥中秋日。

饶宗颐撰于香港

序 二

回忆吾旅港十二年期中(1977年~1989年),诸生问学,其中过从最密者有马楚坚君,随我从学,受我指引。回思往昔如昨,今实已是二十年左右,时光飞逝,令人空惘。

楚坚棣殖素具深厚根柢,属文畅酣,理趣豁朗,下笔谨严,用字练达,尤健长于明清两代。平时所著论文,早已蜚声士林,显露文彩。余每读其作,而欣然叹为当世史坛英髦,不可多得。

楚坚心精力果,潜沉虚静,一意叩列门墙,因是相处最久,交谈极多。在港十二年期间,相从余于明清史之专题研究。余特属其专攻清代邮传台站制度,乃十分庞大复杂论题。楚坚朝夕于斯,七年而完成博士论文,果然煌煌巨构。心下欣然而释肩,深信学界同道,必能予以肯定。楚坚才具兼人,治学治事,无不勤能。家人食指繁多,悠久赖一力维持。然仍好学不倦,自发天机,乐以忘忧。于明清两代,勤于研析著述。其在明代史之贡献,可成今代家派,实有超卓表现。在此一领域之内,对明代治乱兴衰关键最具卓识,提出透辟论断,深值反复浏览。其余若明代之搪报,武将之募训家丁,金明之对峙,而南明史著力最勤,涉论甚广。殆亦足称其为南明史专家可也。

明代以外,楚坚亦于清史具深厚功力,特以蒙古新疆边防台站通线之研究,最有重大成就。余可忝以自炫者,实皆余督责之下所撰著,于其广博之考论,详备之内容,俱当博取令誉,而照耀史林。

楚坚献身史学,志诚坚卓,安贫耐劳,兢兢自守。世间终有不少高行前修,鉴赏其才华而怜恤其辛苦。故屡得学界前辈启牖教导,提携鼓励。自是好学敏求,其勤益倍。因是得于去岁,由天津人民

出版社将楚坚明清史论文合辑为《明清边政与治乱》一书出版。得清史名家王钟翰、韦庆远两教授为之题署及撰序。韦教授之言，句句珠玑，嘘植有加，应为学术定评。楚坚尤当国力求精进，用报前辈厚爱。余得获此巨著，亦备案头参阅。楚坚史学成就，自应早予肯定，无所犹豫。

楚坚近以辑录《明清人物史事论析》见示，正以表现其博雅通识之学养。其所以通熟明清两代人物掌故，于此书充分可见。其一，谈论道教及三教合一思想，提出明清以来民间新范畴之宗教思想。拉下儒学以为民间宗教之一枝，再从而提高佛、道倡说三教合一之信仰，此则唐宋以前所未有而创生于明清两代，一直盛行民间。其二，突出明代人物之考索分析，构成本书之一大重心。于儒家谈王阳明之社区理想，于道教谈张天师世家，于权臣谈严嵩传记及谱系，于文学谈汤显祖、陈子龙，可谓涉论广博，评论中肯。其三，则对明清地志交通驿传之分别介绍，对南澳地位特别有精深之析论，特具地学识力。其四，对于明清中西关系及变局之掌握，其所提论宗旨，均具参考价值。

楚坚深熟于明清史乘，涵泳于学术渊薮，沉沦于俗世末流，奔走于烦嚣海市。其能在万分不利之环境中，使学问超卓于精奥造诣，事倍功半，极其辛苦。余尤同情其际遇之思，才志不伸。但愿其能早日学以致用，必贡献于学术至巨。此所以向具深信者也。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王尔敏

序 三

明史研究,自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及剑桥大学中国史明代篇面世后,加速海内外学者对明史研究之兴趣。楚坚为年青一代研究明史之表表者,前年天津出版社为其刊行《明清边政与治乱》一书,极获好评。现更得江西高校出版社为其出版《明清人物史事论析》论文集,足证国内明史研究者极重视楚坚对明史研究之贡献。

楚坚之《明清人物史事论析》乃辑其近年所发表之明清论文共十五篇,计明代十篇、清三篇、明清之际三篇。

明代十篇,先述说《明太祖对道教之态度及对三教合一的追求》和《从张天师世家看明代道教政策及正一道之发展》,吴晗《朱元璋传》一书,研究明初史者多奉之为圭臬,然明太祖之处事及其所推行安定和巩固明初政治之国策,吴晗只略提而已,其对朱元璋重视释、道之问题,也采不同观点予以否定。楚坚二文,当可补充其不足,也可对明祖处理明初之政治有更客观之了解。

族谱之学,对明史研究,有其重要的地位。除可补充正史之不足外,更可看出明代士族成长之过程。然族谱难求,为治史者所共识,楚坚不辞劳苦,远赴四川、江西等地,明查暗访,所得族谱,绝未见世,乃撰《族谱所见各地氏族迁移四川内江、隆昌地区之史迹》、论洪武十五年前楚民实蜀的历史原因及迁徙史迹》及《介桥严氏族谱资料与正史严嵩传所载之歧异》等文。前二文除运用所获族谱之资料外,更与方志、文集互相比对,勾划出宋、元争蜀,明氏父子起事始末及明祖初政对西南之政策,作出非常详尽之交代。严嵩一文,除参考正史,更深入探讨严氏族谱,对此在明代极受争议之人,

物,有一比较合理的评价。

研究明代海防之学者,多不注意粤东地区海防之战略价值。明中叶后,海盗林风在闽、粤两地水域为患,闽之水军出现,林风即遁逃粤海。粤水师之出现,即藏匿闽境。两地水军,一直采自保政策互不合作,故未能对林风之活动加以消灭。张居正任首辅时,建议直属中央水师,出驻闽、粤水域交界之处,捉捕林风归案,惜未能成事。楚坚《南澳之交通地位及其于明初海防线上转变为走私寇攘跳板之发展》,可见其对明史研究有独特之见解,郑芝龙后以南地区众孤岛作为复明之前哨,足登南澳之海上战略地位及军事重要性。

其他各文,楚坚撰作之时,所涉人物、军事、地理,都能勾划出历史面目,可见他对资料之搜集,史事之分析,务求达到完美境界。楚坚对明史研究已有良好基础,且忠于史事,善于论析,肯定楚坚对明史研究,在未来的岁月,将有更大的贡献。

赵令扬

香港大学中文系中国历史讲座教授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

明太祖对道教之态度 及其对三教合一的追求

一、前言

明代建国，百废待兴，各种措置，无不因时制宜。然决策者对某方之态度，足以左右该措施创立之深度及所产生影响力之大小。太祖出身布衣，家庭教育影响其思想中有道、释成分；其后因势所逼，附郭子兴军，与明教结合而发展出明皇权，其与宗教关系，可谓密切至极迨登极后，欲对道、释虽有立制约行，然礼信沙门，崇尚道教又屡与法规见自相矛盾。究其因由，立制约，乃防明教教徒不驯者鼓吹弥勒思想，藉释、道作地下活动以资反对皇权所然，此曾于前论诸《从汉天师世家看明代道教政策及道教发展》拙文^①中。太祖对释、道态度除此之外，从其《三教论》之作，是知其对三教合一思想有所得，及有所追求。本文拟就此略作探索，以窥其与历史脉搏之呼应处。

二、太祖对道教之态度

道教自张道陵创立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历代传播，至宋、元间，传统之正一、上清、灵宝三大派，除续有支派流衍外，新宗门也纷纷涌现，互竞雄长，使道教发展，愈见姿采。元亡以后，江南各大宫观渐多为正一所掌，势力渐与全真抗衡^②。

明太祖一统天下，恢复汉人衣冠，对蒙元旧制多有变革，惟崇

信道教之态度，一如元君。揆其因由，实与其家庭信仰有关。《明史抄本》〈外戚·陈公传〉书其外祖为术士巫医“夙谙巫咒”^③，是其母自有所传承而自然而然用之于家教中。王文禄《龙兴慈记》言其祖得道人指点获龙脉墓穴，促成太祖成帝业之由。曰：

泗州有杨家墩，墩下有窝，熙祖当卧其中，有二道士过，指卧处曰：“若葬此，出天子”……熙祖语仁祖，后果得葬。葬后土自壅为坟，半岁，陈后孕太祖，皆言此墩有天子气。^④

《皇明本纪》、《天潢玉牒》亦载其母陈太后获道人丹药而生太祖事。《皇明本纪》曰：

太祖高皇帝……母太后陈氏夜梦一黄冠自北来，至舍南麦场中，麦糠内取白药丸，置太后掌中，太后视渐长，黄冠曰：‘好物食之。’太后应而吞之；觉，谓仁祖曰，口尚生香，明旦生帝。^⑤

《天潢玉牒》云：

太祖高皇帝降诞，先是陈太后在麦场，见西北有一道士，修髯簪冠，红服象简，来坐场中，以简拔白丸置手中。太后曰：‘此何物也？’道人曰：‘大丹，你若要时，将与你一九。’不意吞之，忽然不知何往。及诞，白气自南贯室，异香经宿不散。^⑥

以上所记，多欲显示太祖之先人，崇尚道教，致得道人指点墓穴，赐赠丹药诸异象，又浸成太祖得天下乃本自神授之佐证。按由此知家庭信仰对其影响外，他亦吸收成吉思汗、元世祖之礼道史

事,以羈縻民心,以利创业。故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631年)取信州,即遣使礼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公元1335年~公元1377年),尊为天一教天师大真人,又召有司官兵保护龙虎山,规定宫观殿宇及供器杂物,无得损坏。而原属道观之山园田地房产,概不准他人占夺,以示虔敬之心。并询天意民心所向,得回报天人归心朱代^⑦,对其雄心壮志之升华不无助力,因而礼遇更隆。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陈友谅弑徐寿辉(?~公元1360年)僭立,国号汉,旋取江西、湖广等地,势渐薄朱元璋。翌年八月,朱元璋决意伐陈友谅^⑧,同年,朱元璋召聘张正常,以示尊崇,遂得天师道收民心,壮其势以集义军与民力凝聚为一以抗陈,此亦全真于入明后不如正一之受皇室眷顾之主因,而正一时为江南精神,既公然指天意在朱氏,对朱元璋个人威势之抬高,及促使人心归顺,减少创业历程之阻力,实起一定作用。除礼遇正一外,也招聘不少道徒术士,参预帷幄,如周颠,于《纪录汇编》卷六〈御制周颠仙人传〉、《太祖实录》卷十三、何乔远《名山藏·方外纪》等,皆载朱氏伐汉时,尝请教周颠行军吉凶事^⑨。又铁冠道人张中,精皇极数。邓愈(公元1336年~公元1377年)荐于太祖,伐汉时,屡向其询胜败之方,言多应验^⑩。时之态势,用兵于汉,胜则势振,败则沦亡,关系至巨,太祖竟屡请计于方士,是知其崇信道术颇甚。况其股肱儒臣,若宋濂、刘基,亦崇尚道术^⑪,将帅如徐达、邓愈,也尊崇道教而与道人结交颇密,开国初朱明君臣崇尚道风之盛,于斯可知耳。是知太祖对道教态度实有其由来心态所然。

太祖立国,对待道教或佛教之政策似采取抑制,前后态度相异,如虽礼天是师,欲似取消天师名号,复申禁约,置玄教院道官掌道事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⑫;四年革其职守,犹存其院,十四(公元1381年)十二月革之,翌年四月改置道录司^⑬,又规定道士只取全真、正一等^⑭。府设道纪,州属道正司,县则隶道会司。

并借编制册籍，发放度牒与检查戒律^⑮，在在表明有检束抑制道教之意，引致论者不少评击。

洪武元年，张正常入贺，太祖赐宴便殿，授以“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宏德大真人”之号，秩正二品，国初仍尊曰“大明天师”，及其后制诰则渐革天师名^⑯。论者论太祖改封张正常为真人不为天师，有以为乃因“至尊惟天，岂有师也，以此为号，褻渎甚矣！”之故，实则非也，初仍尊曰天师，再封则逐渐除去天师字眼，于是天师之名消失于册封中，但一般则仍尊之而不改^⑰。

太祖立国，于道教虽全真、正一并举，然对正一之礼信，远超全真之上，究其因，乃全真道与元室关系密切，太祖驱除鞑虏而有天下，对全真道遂不无顾忌而欠扶持。太祖曾论二教功用，以为全真与佛家禅宗相契，皆“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正一则“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⑱既明言全真修炼，端为自己，正一则于人伦风俗，裨益至大。是知其亦喜天师道思想及作用有利谋安社会而特别推重、扶持，遂令全真渐有所不及。全真道于元极盛，及元末，教徒因久受元室优渥，渐洗王哲与长春七子“刻苦自励，淡薄营生”以利己利他之志，虽贵极而盛，然流向侈华，遂失安民与传道作用^⑲。正一道，则自忽必烈入主中原，即深受笼络，著其统领江南诸路道教；迨朱明建国期间，依仗江南仕庶助力至大，优礼正一，自又有利维击民心。迨张正常卒，封其子宇初（？～公元1410年）袭为嗣教大真人。自后历代正一道士迭受朝廷恩命册封真人^⑳，宠遇之隆，远在全真上。全真道徒，获封号者则罕，多隐修山野，或云游江湖，与正一道士衣紫腰金，实不可同日而语。

太祖对道教，先后置玄教院、道录司以管理之，此与政治有关。